母親節的鮮花

人生在線 延靜

每到母親節，因為女兒不在身邊，我就給妻子買一束鮮花，感謝她一生為家庭和子女的操勞。我們住的養護中心沒有鮮花店，但有陽光溫室，那裏也賣花。母親節前夕，我為妻子買了一盆四季海棠。粉紅的花朵盛開，我也算滿足了心願。

那是幾年前的事，在多倫多的女兒思念母親心切，通過在北京的朋友訂了一束鮮花，在母親節當天由快遞小哥送給媽媽。女兒事先沒有告訴媽媽，快遞小哥叫門，妻子開門以為送錯，但地址和名字明白無誤，就莫名其妙地接過鮮花。正這時，女兒打來越洋電話，祝福媽媽節日快樂，妻子這時才明白過來。她十分珍惜女兒買的鮮花，放在客廳一個星期。不過妻子一生勤儉，幾天後她還是告訴女兒，以後不要再送，不花這個錢。

今年母親節前夕，住在北京的妹妹，由兒子駕車，來養護中心看望我們。雖住處相距只有幾十公里，但由於疫情的原因，已有半年多未能見面。妹妹除帶來點心、水果外，還帶來一束鮮花。

「為什麼送花？」妻子驚詫，脫口而出。「母親節快樂！」妹妹回答，並說，「是兒子代替姐姐送的。」

明白了妹妹的心意，我們感謝她的細心和盛情。

母愛是純潔而偉大的，在母親節之際，謹向世上所有的母親送上衷心祝福。

疫　苗

柏林漫言 余逾

作為首先成功研發疫苗的國家之一，德國全民疫苗接種的進程緩慢得難以置信。平日穩重刻板的德國民眾也忍不住大吐苦水，看到隔壁英國的疫苗接種已經接近實現全民免疫，經濟也開始解封全面開放，德國人更是眼紅得大罵。

那天坐在幾位德國朋友中間聽他們一邊分析一邊吐槽，才發現德國人急起來還有另外一面。首先說話的是一位搞藝術的柏林當地人：「你們知道我對政治並不感興趣，但德國最初把疫苗分配權交到歐盟手裏，歐盟又把事兒搞砸了，這讓我對政治除了不感興趣，更覺得愚蠢。」

「其實這個事情我作為在前東德家庭長大的人，理解德國人骨子裏還是有那麼點兒『高尚』的集體主義精神，交了就交了。」接話的是一位教德語的大叔，「但是疫苗拿到手裏，接種速度簡直是龜速，這是我無法接受的。你知道德國的現貨只接種了不到百分之三十，根本不要怪什麼醫藥公司推遲或者減少疫苗供應。」

「這個事情我知道的，因為規定了嚴格的接種順序，按年齡、職業和身體情況。」我在報紙上看到過接種順序，還感嘆過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輪得到我，「特別是最開始嚴格按照比如說八十歲以上，七十歲以上，挨着接種。但是因為德國隱私保護法律也非常苛刻，越是這種老年人的信息，其實並不是很容易得到，再加上隱私法律，花了太多時間去找人。」

「保護隱私？」藝術家朋友似笑非笑一臉諷刺的樣子，「收電視費的時候可是前腳搬進新家，後腳電視費賬單就來了。那時候他們獲得地址信息可快了呢。」

原本嚴肅的幾個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「話說你們收到疫苗邀請碼了麼？」我問。

政府後來覺得如果嚴格按照每一個年齡段打完再打下一個年齡段，效率實在太慢，政府開始向更多的人發出疫苗邀請碼。這些人除了年長人士，要麼是職業需要，比如說小學幼兒園老師、警察；要麼是有嚴重的基礎病，或者保險公司紀錄上近期做過手術或者重病的人。

收到邀請碼的人，可以憑邀請碼到官網上的幾個疫苗中心預約疫苗接種，同時會預約上第一針和第二針的時間，兩針之間隔四十天。

「我收到了。」德語大叔說，「因為我要給小學生上集體課。不過我能預約到的最早的時間已經是一個月以後了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藝術家朋友說，「我有幾位女性朋友因為有基礎病，已經打了第一針了，不過她們都有一些不良反應。有一位全身酸痛下不了床，另一個發燒。所以我好像也不是那麼迫不及待地想打疫苗。」

「唉。」幾個人不約而同地嘆了口氣。這場疫情，何時才到頭呢？

「遊覽」凡爾賽宮

市井萬象

上海新天地現正舉行凡爾賽宮中國巡展。展覽通過三百六十度影像、沉浸互動式遊覽、互聯自行車、全息圖景、虛擬現實等高科技手段，讓觀眾領略到凡爾賽宮的標誌性景點、百年藏品，這也是凡爾賽宮首次以數字化影像的方式亮相中國。

中新社

模仿性學戲

自由談 姚文冬

對戲迷來說，學會一段戲並不難，多聽幾遍錄音的事，但若較真的話，怎麼才算是真正學會，就有講究了。很多戲迷都有體會，一段戲唱了幾十年，竟發現仍有不少「沉疴痼疾」，這是因為學戲不走心，淺嘗輒止，或者，雖然也下了一番苦功，但因缺乏高人點撥，學不到點子上。

我把這種現象，稱之為「模仿性學戲」。

前些天聽戲曲老師講解，三言兩語，就把我驚出了一身汗。他講的是京劇《文昭關》裏那段二黃唱腔，戲迷耳熟能詳，也都喜歡唱，於是感覺很普通似的。但聽了講解，原來裏面的學問那麼多，僅第一句「一輪明月照窗前」，就有諸多講究：

首先說字，要確認句中的上口字和尖團字，「明」是上口字，要唱成「min」，「前」是尖字，要唱成「cian」；再說四聲，「一」是入聲字，而非普通話的一聲字；「照」是四聲字，要唱三聲；然後是行腔，「輪」的尾音唱出「嗽音」來才好聽；還有轍口，「照」是「搖條轍」，但歸韻並非為「ao」，要以「wu」收音，且要不着痕跡，否則轍口就變了，「窗」字尾韻不能落「ang」上，而要以「eng」收韻，因為這是一個鼻韻音……

這還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，若從藝術層面講，還要深諳京劇的歷史文化、對劇情的理解、人物的塑造以及情感的表達，更要掌握流派的特點，這些統統要融進唱腔裏。短短七個字便已如此，更何況一段戲、一齣戲呢？所以，若不深入探索，只是模仿性學戲，聽上去難免似是而非。

難怪，聽大師的演唱和普通演員不一樣，票友的演唱不及專業演員有味。這就好比，同樣的食材，讓廚師做和我們自己做，表面看差別不大，都是一盤菜，但仔細品嘗，會發現差距太大了，多一點或少一點作料，差哪怕幾秒鐘的火候，甚至切菜和肉用什麼刀法，等等，都會影響到色香味。

那麼，既然是票友，業餘玩玩，至於研究得這麼深這麼透嗎？我認為至於。作家連岳說：「我理解的工匠精神，就是時時在想把自己擅長的一點事做得更好。」喜歡一件事，就該把它做到極致，極致是一種美，不但結果迷人，探索極致的過程更迷人，比如戲曲老師的講解，越深奧越令人痴迷。所以，玩票也分層次，層次越高，越能得到更高級的樂趣。

以前我以會的戲多沾沾自喜，如今着重由濫到精、求深棄廣，哪怕糾正了一個字的發聲，搞懂了一句唱的內涵，都比粗淺地學會一個整段還要興奮，正如林語堂先生在《京華煙雲》裏表達的觀點：「對一事一物若有真知，若有真了解，乃一大樂事。」模仿性學戲，也可以是一種泛指，在文學、書法、繪畫、音樂等藝術門類，乃至其他行業、日常生活中，都具備一定的共性，都有改善的必要。

美國再打「台灣牌」已技窮

維港看雲 郭一鳴

香港的疫情時好時壞，近日限聚令稍稍放鬆，各種飯局漸多起來。日前一個飯敘中談及台海話題，大家覺得遲早會「有事」，正如《經濟學人》所指：台海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。有商界朋友一口氣提出三個問題：大陸在何種情況下會打台灣？如果大陸打台灣，美國會否出兵介入？如果美國介入，結果會如何？座中有兩岸問題專家和資深傳媒人，大家七嘴八舌，喝完兩支紅酒，找到一個共識：在兩岸問題上美國勢將進一步向「台獨」勢力傾斜，但又不會讓「台獨」成真，而美國打「台灣牌」對北京的影響愈來愈小。

◀台灣高雄市一景。 資料圖片

蔡英文民進黨當局想要「台獨」，這是和尚頭上的虱子——明擺着，拜登政府上台後繼續打「台灣牌」，令一度因特朗普落敗感到沮喪的蔡英文，再度受到「鼓舞」。就在上月，蔡英文以書面支持一個主題為「台灣國家正常化」的論壇，聲言「國土主權、寸步不讓」，賴清德更在會上宣稱「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，與中國互不隸屬」，這番赤裸裸的言論，立即遭到北京國台辦的痛斥，發言人馬曉光指民進黨「謀獨挑釁」是「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亂源，是威脅台灣同胞利益福祉的毒瘤」，筆者印象中，大陸首次用「毒瘤」來形容「台獨」勢力挑釁。眾所周知，如果一個人身上長了毒瘤，唯一辦法就是用外科手術將之切除。

不過近日美國官員的言論，似乎想為台海局勢降溫。國務卿布林肯在出發到倫敦出席G7外長會議前接受CBS專訪，被問及在台海問題上美國是否要與中國走向軍事對抗，布林肯說：「這對中國和美國利益都極度不利，要是走到那一步的話，甚至往那個方向走都不好」。另一名拜登外交重臣白宮印太事務官坎貝爾（Kurt Campbell）在本周二說得更直白，他稱美國不會明確聲明在中國進攻時願意保衛台灣，因為這樣的做法有「重大缺點」。坎貝爾認為「戰略清晰」不如一直奉行的「戰略模糊」有利。過去美國從來沒有明確表態，會在中國攻擊台灣時進行軍事干預以保護台灣。坎貝爾還說，美中在台灣問題上的任何衝突都不可能被控制在一個小的地理區域。他坦承：「我認為衝突將迅速擴大，從根本上破壞全球經濟，沒有人能夠真正預測」。

坎貝爾上述言論，顯然是回應近期《經濟學人》對於美國是否會由「戰略模糊」轉變成「戰略清晰」的關注，美國不會承諾軍事保護台灣，正是「戰略模糊」的核心內容。坎貝爾被視為所謂親台人士，此番言論肯定不會是台灣當局希望聽到，也許華府真的擔心蔡英文不受控制，所以像當年對阿扁那樣公開敲打一下。

但另一邊廂，華府又一再變相鼓勵「台獨」勢力挑釁大陸。就在幾天前，台灣駐法國代表應邀進入美國駐法大使官邸，雙方高調舉行會晤，此舉打破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美方不與台灣進行官方往來的慣例。此外，在倫敦G7外長會議上，一如所料美國和西方盟友繼續炒作涉港涉疆和涉台問題。華府搞兩面手法，其目的就是想借「維持台海現狀」之名，讓台灣繼續作為美國與中國角力的一張牌。

但是，對北京來說，美國究竟是「戰略模糊」還是「戰略清晰」，也許已經不重要。筆者曾經在本欄《兩岸關係進入促統新階段》一文指出，促進海峽兩岸統一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，已成為中共全黨的一項任務，白紙黑字寫在五中全會報告上，昭告天下，促統是爭取和統也不排除武統。所以，無論美國「戰略模糊」也好，「戰略清晰」也好，恐怕都難以改變或影響北京既定的「抑獨促統」戰略部署。可以說，對中美關係而言，美國打台灣牌已經技窮，不會有太大作用。

回到本文開頭提及的問題之一：如果大陸武統台灣，美國軍事介入，結果會如何？其實，全世界都不會懷疑，以大陸今時今日的軍事實力，要武統台灣沒有太大技術難度，但北京明白兩岸和平統一才是中華民族之大幸，可惜蔡英文當局的所作所為，正在令和平統一的機會趨於渺茫。至於如果中美在台海發生衝突又如何？正如坎貝爾所說，一旦衝突將很難受控，而是將「迅速擴大，從根本上破壞全球經濟，沒有人能夠真正預測」。既然無法預測，又沒有承諾，美國軍事介入台海衝突的意願有多大，其實不難評估。

唐三彩文官俑

文化什錦 荃葵

唐朝（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七年）社會龐大複雜，造就了完備的文官體系。唐三彩文官俑，是唐朝將軍和樞密使劉庭訓的陪葬品之一。唐朝達官貴人拿來陪葬的不乏文官俑，目的是想文官代其向閻王求情，讓其死後有較好的輪迴。這尊曾在香港展出過的唐三彩文官俑，目前藏在大英博物館。

有考古學家認為，從地圖上來看，劉庭訓墓位於現今隴海鐵路南側。劉庭訓墓曾被盜，時間估計是在修築汴洛鐵路（隴海鐵路前身），在一九〇七年夏至一九〇八年底之間。當時汴洛鐵路線通過邙山南麓，工程動土，破壞了一批古墓，包括劉庭訓墓，有外籍鐵路職員收購了墓內文物，其中有唐三彩文官俑，並偷運出境，後來成了大英博物館館藏。

劉庭訓官居正四品上階，前後八任，歷仕四朝。從四品，屬於九品十八級官制中的第八級，一般設從四品上和從四品下兩個等級；樞密使主要負責軍政事務。劉庭訓仕四朝，四朝是武則天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四個時期。其間劉庭訓立下不少戰功，備受重用。唐朝自貞觀之治後，社會繁華，不少官員貴胄生活奢華，死後有豐厚的陪葬，唐三彩就是珍貴的陪葬品物之一。雖然其時官府曾明文規定每個階品的官員陪葬物上限，但仍未能遏止「死後也奢華」的歪風。民間仿效，令唐三彩幾乎供不應求，造成了唐三彩發展興旺。

唐朝文官俑釉色鮮亮，文官長袍寬袖，雙手拱立，嚴肅莊重。唐朝陪葬俑有標準配置：兩隻鎮墓獸、兩位天王俑，一文一武兩名官員。盜墓者多只覬覦於金銀器物，撿到陶俑，不明所以，見那俑其貌不揚，狀似陰間判官，覺得不吉利，沒有好好珍惜。及後才知道其珍貴，但它們已經漂洋過海被運到了英國，恐怕再也回不來了。

◀唐朝將軍劉庭訓陪葬品唐三彩文官俑（局部）。 資料圖片

唐三彩，全名「唐代三彩釉陶器」，由於最早也最多在洛陽出土，也有人稱之為「洛陽唐三彩」。它是唐代藝術的重要標誌，是中國燒陶技藝珍品，是一種低溫釉陶器，釉彩有黃、綠、白、褐、藍、黑等多種色彩，而以黃、綠、白三色為主，所以人們習慣稱之為「唐三彩」。唐以前，人們崇尚素色，器物只用單色釉，頂多是兩色釉並用。漢朝有了黃綠兩色。唐朝包容了很多外來文化，在審美觀上也發生變化，開始運用多彩的釉色，繪畫、陶瓷、金銀器的製作，形成了燦爛文化的特點。